



《王弘海传》

第六节

金榜题名酬壮志 玉书报喜慰高堂

■ 邓光华

一举夺取乡试解元的王弘海，本应趁热打铁，乘势而上，参加翌年即嘉靖四十一年即将举行的会试，怎奈其父去世，必须在家为亡父服丧3年。

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”进入嘉靖四十三年（甲子，1564年），又将到会试之年，王弘海已23岁，娶有妻室，比弱冠中举之时显得沉稳成熟。眼看下科会试即将举行，是年九月，王弘海告别家人，赴京备考会试。

会试，就是集中全国举人会同考试之意，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考取贡士的中央考试。因为会试都安排在乡试后第2年的春天二月举行，由礼部主持，故又叫“春闱”或“礼闱”。

会试在北京城东南方的贡院举行。贡院是会试考场，即开科取士之所。在“朕即国家”的封建王朝，贡，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，贡献给皇帝之意。

会试的主考官称总裁，多以资深的翰林官担任，明末又多以内阁大学士担任。会试一般设总裁与副总裁各1人，另有同考官10多人，多由翰林官充当。会试的弥封、誊录、校对、阅卷、填榜等要求与乡试一样。参加会试的举子应先行复试，道远不及者，得于会试后另行复试。

会试分3场举行，3日1场。第1场在初九日，第2场在十二日，第3场在十五日。亦先1日入场，后1日出场。3场所试项目：四书文、五言八韵诗、五经文以及策问，与乡试相同。

会试考中者称“贡士”，俗称出贡，别称明经，第1名称“会元”。举人通过会试，取得“贡士”资格后，方可参加殿试。

会试发榜时，往往正值杏花盛放，所以又称为“杏榜”。

王弘海赶到京城时，离会试还有一些时日，苦读之余，时不时会出去观光放松。京城与省城就是不同，尤其是雄伟壮丽的紫禁城，让王弘海赞叹不已。他想，日后如能在京城谋个职位，那该多好。想到即将参加的会试，他原本平静的心海，不禁涌起阵阵波澜。

“有志者，事竟成。”王弘海一边看着扶摇直上蓝天的雄鹰，一边自言自语，似乎在鼓励自己，也似乎在挑战自己，显得有点激动，精神振奋。

二月初九日，王弘海很早就起床，三步并作两步赶往贡院。尽管当时天气尚冷，寒风刺骨，但他心里热乎乎的，举步带劲。因为他心里明白，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尽管还有殿试，但通过会试考取贡士之后，都能成为进士。因为殿试只定名次，不存在淘汰问题。他暗下决心，认真考好，务必一举成功。

贡院的大门典雅壮观，名曰“龙门”，取“鲤跳龙门”之意。

“鲤跳龙门……”王弘海在门前稍息，默默念叨，暗暗祈祷马到成功。

该科会试总裁为吏部左侍郎高拱，副主考为翰林院侍读学士胡正蒙。那次会试组织极为严密，举行相当顺利。

那是参加考试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试，共有考生5600人，挤在门口密密麻麻。同乡试一样，又是严格的搜身检查，以防夹带。有一位考生被从身上搜出违规携带的纸条，不由分说，就被几位壮汉拉走了，说是带去严办。

贡院规模很大，数不清的房子错落有致，号称有上万间房间，显得气势恢宏，十分壮观。走到明远楼旁，王弘海看见1棵古槐颇有特色。其根部在路东，主干弯曲向西，树冠伸向路西，势如卧龙。相传那是元代古槐，为文光射斗牛之地，人称“文昌槐”，与考生的文运有关。因此，几乎所有考生都虔诚膜拜，默默祈祷助登龙门。

王弘海见状，也不由自主走过去双手合十，念念有词地祈祷一番。

贡院里的房间称“号房”，长5尺，宽4尺，高8尺，活像笼子。里边放1盆炭火，1盏蜡烛。考生得被锁上10天左右，孤零零地在考棚里做题，晚上也就地休息。

王弘海依考引刚入号房，马路上有人关门锁。他感到压抑、难受，但想起多年苦读，又觉得毫无所谓，坐下来细细审题。

由于会试形式与乡试相同，王弘海心中有数，并不感到什么压力，对通过会试充满信心。

然而，他绝不敢掉以轻心，如履薄冰，小心谨慎，一丝不苟地做题。因为他深知天外有天，强中更有强中手，精英荟萃的会试，绝对是一次极为激烈的竞争。高手对垒，审慎者胜。

天道酬勤。多年闻鸡起舞，博览群书，勤于写作，使王弘海基础扎实，胸有成竹，会试做题得心应手，精神状态越来越好。9日3场聚精会神，埋头做题，虽然耗费许多精力，但会试出来以后，倒显得神采奕奕，与大多数考生疲惫、沮丧之状态截然不同。

数日后会试放榜，录取贡士394人，会元为江西南昌府南昌县籍举人陈栋。

王弘海果然心想事成，马到成功，考取会试第20名贡士。

在5600名高手激烈竞争的会试中名列第20名，相当不易。

由于会试录取率不到10%，大多数举人多次参加会试，考来考去，就是不能中式而抱憾终生。有不少乡试“解元”“亚元”，就在这次会试中名落孙山，说怪不怪。

会试之后还要殿试，当科贡士全部应试。

殿试为科举考试中最高级别的考试，由皇帝亲自主持，临轩策策当科贡士，故称“殿试”，也称“廷试”“廷对”。

殿试之后，依成绩分为三甲：一甲3名，赐“进士及第”称号，第1、2、3名分别称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；二甲若干名，赐“进士出身”称号，第1名称传胪；三甲若干名，赐“同进士出身”称号。无论是一甲二甲还是三甲，统称“进士”。

虽说殿试只定名次，没有淘汰，但由皇帝亲自主持，意义重大。一旦被皇帝看中，就会青云直上，飞黄腾达。

殿试的内容与会试不同，只考“时务”，即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。参加殿试的贡士针对皇上问策，书面对策即提交对策论文，故称“试策”。殿试对朝廷来说也意义重大，通过考察考生应用基本知识、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既可以发现拔尖高才，又可以从中得到济世良策，用以治国安邦。

三月十五日早，394名贡士集中在皇极殿参加殿试。气宇轩昂的嘉靖皇帝步入殿堂，在场者几乎是一齐跪地，高呼“万岁”。

参加殿试的读卷官有建极殿大学士徐阶，兵部尚书杨博，工部尚书雪礼，吏部尚书严讷，户部尚书高耀，刑部尚书黄光昇，都察院左都御史张永明，吏部左侍郎高拱，通政使司刘体乾，大理寺卿张守直，翰林院侍读学士胡正蒙，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大等8位大臣。还有提调官3人，监考官2人，受卷官5人，弥封官16人，掌卷官6人，巡绰官8人，印卷官4人，供给官8名。场面壮观，气氛严肃。

有道是山高皇帝远。多少年来，王弘海敬爱皇帝，祝愿皇帝长命万岁，但皇帝长得怎么样，有何德何能，都无从得知，总觉得皇帝神圣而几近虚无。当时，王弘海有幸近距离见上皇帝，心情十分激动，一个劲地在心里呼唤：

“皇上啊！您主宰天下，众望所归，一言一行都影响社稷，关系民生，一定要体察民情，了解民意，体恤民苦，致力富民，才无

愧为万民之主。”

看到皇上颇为和蔼，王弘海慢慢平静下来，想得更多，其中最多的还是期盼皇上为民造福。

明代殿试从确定读卷官等考试官，御定三甲进士到雁塔题名，先后共有9天。虽然主持殿试的皇帝一般在开考时与殿试对象见面即“临轩策策”及宣布结果时到场，但组织十分严密，运作也十分规范。

《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登科录》记载，当科殿试的试题如下：

皇帝制曰：朕闻治天下者审所尚；夏尚忠，殷尚质，周尚文，皆圣人所以救弊之政也。周之末，文日以胜；当汉盛时，论治者已谓宜揖周之文，致用夏之忠。况今去古益远，文之弊，其可弗救哉。然人情之趋于伪也，今欲使揖文而用忠，其道何繇。士大夫者民之表也，朕于百司屡诏以实为，谓庶几有副朕意者。徐而察之，则修政者，或徒美观听，而未能建保邦之业；献议者，或徒工词说，而未能效济时之猷。称爱民者，或饰甘言，而乏一体置信；名任事者，或张虚声，而罕特立之节。致乎之义，非不知也，而鲜克尽瘁于蹇蹇；慎独之训，非不闻也，而率多惰行于冥冥。然则欲望民之还于忠也，不亦难乎？夫古之民，不赏而勤，不怒而威于铁钺，乃今士大夫且不能，然其故何也？尔诸士上下古今，必有慨于兹矣。其为朕根极弊源，与所救之术，详著于篇。朕将择而行之焉。

殿试毕，次日阅卷。皇上依成绩钦定的进士名次，与会试排列的贡士名次变化很大。从皇上赐“进士及第”的一甲3名进士足可说明：荣获会试会元的陈栋，只取得一甲第3名进士（探花）；只获得会试第193名的浙江乌程县民籍士子范应期，却荣获一甲第1名进士（状元）；获得一甲第2名（榜眼）的浙江嘉兴县民籍士子李自华，在会试中也只居第234名。

此外，皇上钦定二甲进士77名，三甲进士314名。

任何高手，都难免有失手之时。王弘海的殿试成绩不如人意，只考得“三甲第89名”，赐“同进士出身”。

当然，也有不少人比王弘海显得更为失手，如同是乡试（应天府）解元，获会试第7名，后来成为万历朝内阁辅臣的徽州士子许国，只考得三甲第108名。

尽管失手乃考生常事，尽管还是金榜题名，王弘海总觉得有所遗憾。他想，这并非因为自己

知识不够，也并非疏于精细，而是自己所学、所察、所思、所论……有所偏向，有所缺陷。他意识到自己平日只是埋头攻读，对时事关心不够，尤其是对时政、时弊缺乏足够的了解，缺乏时常分析，更缺乏针砭时弊、兴国富民的真知灼见，以致对皇上问策理解不深，分析不透，对策欠佳。联想到李太守“以国士期之”，不禁有点羞愧起来。

年纪比王弘海大14岁的许国也许缘于阅历丰富，抑或城府较深，显得毫不在乎。他见王弘海欢声不扬，走过来拍拍其肩膀朗声说道：“王学弟，最难得金榜题名，咱俩不妨撰联助兴。你且听来：‘金榜题名，琼岛高才酬壮志。’”

王弘海呵呵笑道：“丹心报国，徽州巨擘展宏图。”

许国哈哈大笑，朗声念道：“他日封妻荫子，当推贤弟。”

王弘海又呵呵笑道：“来年入阁参政，必选仁兄。”

“嘘……不要过于夸张，让别人听见笑话。走，上街逛逛。”也许许国感到如此逗乐有点不妥，拉着王弘海逛街去了。

有道是知耻而后勇。正是有所遗憾，有所羞愧，使王弘海大有感悟，思想境界大大升华。他决心真正树立国士精神，以兴国安邦、济世惠民为己任，与民众同呼吸、共命运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当时，新科进士都“穿戴着他们特殊的服装和特定的帽子和鞋子以及官吏的其他标志，并提升到官员品级中较富较高的薪俸。从这个时候起，他们就属于取代硕士地位的另一个社会阶层，并被算是全国高等公民之列。”由是新科进士都沉浸在荣光之中，憧憬未来，无不意气风发，神采飞扬。

“三月二十日，赐宴于礼部”，嘉靖皇帝亲自宴请，更让新科进士倍感幸福与自豪。尽管碍于礼节，不能直接给皇上敬酒，也不能喝醉失态，但谁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与爽快，几乎人人都喝得半醉，“万岁”的呼声格外响亮。

“三月二十日，礼部奏请，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。”正所谓雁塔题名，流芳千古。

此后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，榜眼、探花授编修。其余进士经过考试，选若干优秀者为翰林院庶吉士。3年后考试合格者，委以重任。

经过严格考试，该科进士只有28人有幸入选庶吉士。王弘海这次考试名列前茅，又是榜上有名，得以在翰林院名师指导下继续深造。

王弘海抚今追昔，感慨良多。他由衷地感谢父母，感谢乡亲，尤其感谢朝廷不断完善的科举制度。否则，一个边远孤岛的穷书生，怎有机会步入皇官？怎有可能金榜题名？

由于路途遥远，王弘海不能回家报喜，只能修以家书。尽管地方官员早就登门祝贺，但家人对弘海家书视如宝玉，轮流着看来看去，不舍释手。